



前言

今年初開館後，資料館與公眾的接觸面廣泛起來，有前來觀看電影的觀眾、到資源中心查閱的讀者、越洋而來的查詢，或是前來參觀並接受我們訪問的影人等等。靜下心來的一刻，會發覺一切是交織得這麼綿綿有致。這個小專題環繞代代相傳的起點——童年，分別從學子、童星及電影活動籌劃者的角度去談兒童和電影。電影文化與小觀眾、與舊電影、與歷史文化……會有怎樣的互動關係？就讓我們帶着二十一世紀的呼吸，去嚐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滋味。

學子與昔日光影

節目部與電影文化中心(香港)合作舉辦的學生電影欣賞場，透過舊電影讓小朋友往時光隧道跑一圈。放映後由老師或社工與他們分享觀影經驗，同學們並寫下觀後感。

《細路祥》（1950／馮峰導演）

佛教黃焯菴小學五年級生觀後感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做錯事，如果做錯了事，一定要好像細路祥那樣，聽人勸告，改過自新，重新做人，而且要做個有決心的人。」

「我不會學他們說粗話的，我只會學他們對人好、有禮貌和誠實。如果我被同學欺負，我會說給家人聽，不會學細路祥那樣隱瞞事情，和不會用功夫去做壞事。」

「這部電影讓我們知道以前的社會的黑暗及為生的方法，而現在我們實在太幸福，要珍惜現在所有而以前沒有的一切一切啊！」

「我覺得這套戲十分感人，但是我還是覺得不好，因為是一部黑白片。」



(右起) 李小龍、伊秋水主演的《細路祥》

《飛天小俠》(1961/王風編導)

聖保祿學校中一至中五的一些同學的看法

覺得《飛天小俠》好看的，認為「特技效果很有趣，又可以認識香港多年前的情形。」想像力豐富「了解當時的人的思想」馮寶寶演得生動有趣「第一次接觸黑白片，感覺很有趣」。

覺得不好看的認為「好長、好悶、特技差」「和現今生活有距離」「不是彩色」。

想成為靈玲(馮寶寶飾)的，因為「如果我擁有神奇力量，我恐怕會誤幫壞人；反而做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可以更快樂。」她活潑可愛而又聰明，口才了得，演出精彩。」

想成為飛天小俠(馮寶寶分飾)的，因為「我想嘗試當時的拍攝情況」「能有各種神奇的力量」。



想成為飛天小俠嗎？

按：暑假期間，節目部並安排親子場，讓孩子和父母一起透過光影相互溝通。有關學生電影欣賞場的安排，可致電 2119 7343 與梁小姐聯絡。

電影文化今昔

許素瑩



(左起)何國良、許素瑩和鄭子宏與學生們談觀後感。

曾經有一段日子，人們總向我發問：「你是怎樣與電影拉上關係的？」要追溯這源頭，就不得不由砵蘭街「香港電影文化中心」¹開始。二十多年前，中心設在一幢舊式商住大廈內，人流十分複雜，但年輕的我卻抱着單純的求知心態，跑到那兒報讀電影課程。就這樣我認識了導師弋武，及後他因病逝世，令我感到十分難過。為了紀念他，我鼓起莫大的勇氣投考演員，接見我的是方育平導演；我告訴他投考的原因，就這樣他把我和弋武的故事改編，搬上大銀幕，拍成了電影《半邊人》(1983)。

電影於我是生活、是文化、是藝術，它豐富我的生命，帶給我知識，刺激我的思維。就是到了今時今日，已身為人母的我，仍感到電影所帶來的興奮與震撼。就因為電影文化有着這一種力量，大約兩年前，一群熱愛電影的人成立了「電影文化中心（香港）」²，我也被拉攏成為董事之一。我們的理念是推廣電影文化，把它帶到中小學去，為電影文化播種。

我們自去年底與香港電影資料館合辦學生導賞活動。這回我的身份已不是學生，而是活動籌辦者。我們所關注的已不是純個人的欣賞及感受，而是怎樣幫助學生認識電影文化。

當然不同的電影會令學生們有不同的反應，看舊日的「粵語」片，他們有的會說節奏太慢、太悶、人物動作生硬等；但亦有的認為影片讓他們能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很有教育意義。這些評語都是學生觀影後寫下來的，我想不論他們是否喜歡所觀看的電影，這樣的觀影經驗至少能給他們一點衝擊，令他們重新去思考——甚麼是電影。

1 於1978年由蔡繼光、羅卡、徐克、吳昊等創辦，透過舉辦電影課程、講座和進行專題研究等，推動電影文化，為香港電影業培育人才。

2 於1999年由施潔玲、何應豐、陳榮照等成立。

童星年代與今天

五、六十年代香港影壇有好些出色的童星，當中有的長大後演藝光芒更盛；而當年一些傑出的倫理片中，童角更是不容或缺的一員。研究組在進行「口述歷史計劃」訪問時，在跟被訪者談當年經驗以外，亦談到他們對當年的看法。除了大家熟悉、伴着大家成長的童星，好些曾參與水銀燈下生涯的小小電影工作者或其家人，向資料館追查他們的作品的下落。因應所需，資源中心、搜集組、研究組的同事皆盡力協助。透過他們的故事，當年事就給拉到身邊來。

回家

馮寶寶：「真是開心，（在資料館）看到這麼多自己的相。我小時覺得自己像個小孤兒，想不到回到香港有這麼大間『屋』，我以後可以和兒子、孫兒們一起來了。」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童星都因忙於拍片而失學，卻也有失有得；最近，馮寶寶曾撰文談到小時她演繹的角色，代表着童真、孝道，她說的對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倫理道德精神，她自己也從而吸收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明報周刊》1701期）



Bobo 姐在資源中心拍攝呼籲各界捐贈資料予本館的宣傳短片。

如魚得水

陳寶珠：「（我頗喜歡）《玉女添丁》（1968）那一系列，很調皮的那類戲；另外是武俠片，扮男子嘛，扮男子是我的強項嘛。（當時喜歡拍戲嗎？）」「喜歡的，拍《童軍教練》（1959）時其實在玩嘛，大家一起演小狼隊，根本不覺得是在拍戲。我從童星開始一直沒有中斷過演出，可能夠幸運吧，我逐漸長大，便演些較大的角色。」



陳寶珠在《童軍教練》中飾演頑皮的「男生」

好根基

薛家燕：「即使今日我四十多歲，再出來電影圈、娛樂圈工作，人人都說我學東西很快，其實就是我自小已打好基礎。」很多人以寶寶和芳芳為例，認為做童星的生活很刻苦，而且不能上學。但是由於我童星年代沒她們那麼紅，加上父母很注重我的學業，我本身很enjoy(享受)拍電影，拍片亦不是為了生計，所以我做童星的日子相當開心。……我爸爸請來北派師傅教我，更讓我學芭蕾舞、唱粵曲等，有很多東西學，日子過得很充實。」



「好姨」（右一）八歲入行時參演的《七兒八女九狀詞》（1960）

神童的虛銜

阮兆輝：「我十多歲時，拼命練功、讀書，充實自己，就是明白以前的東西不足以支持將來。」（談虛榮感）好像很有滿足感，有特權，但我眼見有些人因而鑽牛角尖，很可惜。……做童星這一關（日漸長大）很難過，會聽到無數『他現在變成這樣』這些說話。……人家叫我『神童輝』只是貫以一個名銜，吸引人去看戲。很多導演迫孩子老積，說大人的話，我現在看覺得是錯誤的。」



《父與子》(1954) 中初挑大樑的「蝦仔」，深受「中聯」前輩教益。

自力更生

已移居外地的黃媚媚最近在回港時向資料館查問有關《可憐女》(1950) 和《春到人間》(1951) 的下落；並告訴我們她的故事：「一直都想追尋過往曾拍的影片，自己很想看回，這次回港，找香港電影資料館一試，拷貝已沒有了，能找到一些有關的資料也是好的。

「我四九年來香港，當時大約十歲，父母抱病，爲了生活，經介紹到片場去拍戲。我拍哭便哭，受曹達華賞識，初時拍《火燒平陽城》(1950)、《七劍十三俠》(1949) 等武俠片。我鍾意做戲，拍戲的經歷很得意，人情味濃，甘露姨、檸檬、林家聲、王天林等都待我很好。可是，常有拖欠人工的情況。做了約三年，父母身體好了，我也要讀書，便結束了童星生涯。這段經歷讓我看到很多東西，包括黑暗面，捧拍吹賭等情況，當時很多事不公平，令我以後懂得包容，在自己可掌握的範圍內做到公平。」



黃媚媚(圖下小孩)在《可憐女》中演窮苦得要吃草充飢的孤女，公映後，街上小孩追着她說：食草的，食草的。

告訴孩子們

黃雅達：「很想跟孩子分享我的回憶。..... 一九六八年，我十二歲，邵氏公司在報章刊登廣告，為電影《兒女是我們的》招募小演員。爸媽替我報名。這套電影便成為我首齣也是唯一一齣演出的電影。

「雖然過了三十多年，但一切還歷歷在目。拍電影時很好玩。跟着我成為老師的寵兒，街上的人認出我便興奮得叫嚷起來。這種情況只是維持了很短時間，後來我感到若有所失。我的女兒無法想像她們現在當工程師的老爸，以前竟然當過小演員，所以希望有天可以找到電影的拷貝，放映給她們和我美籍的妻子看。」



黃雅達（左一）提供的《兒女是我們的》(1970)劇照。

相看兩不厭（代跋）

早自三十年代，電影文化研究者已着重電影（尤其對兒童）的教化作用，它有助溝通，是非常規的教育活動（Cressey，1938）。其實，電影的內容有正面，亦大不乏需要師長輔助思考之處。孩子們會很投入童星大勝成人世界的情節（Staples，1997），例如同學們看到靈玲（馮寶寶飾）做惡懲奸，反應熱烈。他們直覺地去對比不同的年代，覺得黑白電影不好看的小朋友，會認為影片「與現代社會脫節」，這卻正是訓練他們的歷史感覺的渠道。影片容或對他們而言太長太悶，師長們鼓勵他們表達意見和感想，過程中，孩子們的思緒在想像和社會行為間互動，連結個人興趣和價值取向，去理解、去再創造所收的養份，並可增進與父母輩的交流。

許素瑩在青少年期涉足電影文化，及後積極播種。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戀舊，有助在破立間建立自我，有甚麼啟蒙、自己會變得怎麼樣？當他們進一步接觸到銀幕上活靈活現人物的真切故事時，在欣賞影片之餘會有甚麼啟示呢？

銀幕上當紅童星的形象伶俐可愛，有的更在時男時女間左右逢源（例如寶寶、寶珠、家燕），活過許多人一輩子也遇不上的「生活」。他們大多有星媽周到的照顧；卻也有不少為大眾忽略、不為人道的一面。馮寶寶便曾提及童年時的心境是孤獨的，「同事」們與她的年紀差距甚大，年齡相若的孩子呢，在父母的陪同下索取簽名過後，便不知所終（《明報周刊》1701期）。對劇本不如成人演員理解的童星，一知半解地長大，卻又面對虛榮、名利，過渡到成人，很早便歷經人情冷暖。

曾當童星畢竟是一段很獨特的經歷。重溫性的尋根者，對當年的經驗懷着一份興奮，希望找回曾參演的影片觀賞，自己或與孩子們分享切身的經歷；其實，這一小段兒時的經歷，在自我認同的天枰上未必有很重的位置，卻為現在的生活增添點點傳奇色彩；可惜好些拷貝已找不到了。跨代的戀舊情懷需經分享，充斥着當事人的思緒(Davis, 1979)。影星後代如楊天經到資料館翻查陳寶珠的資料，亦正是這種情懷的體現。

不同時空的文化各異，卻有着宇宙的共通性和連續性。藉着口述歷史，往事又再活動起來，回憶容或經過過濾、重構，在縱橫交錯的流光歲月，有着促進不同年代人在心靈上的交流和承傳。資料館搜集文物，亦同時收集有關的資料，銀幕背後的故事，可叫我們對影人、影事以至當時的社會氣候有更多更深的體會和理解；藉着活動和事件，過往、現在和將來變得密切起來。「活動」亦正是館藏生命的動力——到底它們與人有甚麼關係？歷史、生活、藝術，除了構成知識的基石，情感的流動和滋長，始終最叫人動容。摘星與觀星的，都可共享跨越時空的一片天吧！

（文：郭靜寧）

參考書目：

Cressey, Paul G (1938) 'The Motion Picture Experience as Modified by Soci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516-525.

Davis, Fred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Staples, Terry (1997) *All Pals Together: The Story of Children's Cinem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何思穎



劍代表了一種態度，一種生活的態度，或者對自己的態度，劍便是這麼一回事。（徐克）

《劍嘯江湖：徐克的電影作法》節目已於八月三日開鑼（至八月二十六日）。展覽以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為骨幹，影音與圖文共茂地透過徐克本人及其他電影人的言談，探視這位笑傲影壇、不斷以個人風格及視野帶動香港電影工業的奇才。此外，放映十部電影的影展，並非旨在全面地展現徐大俠的創作風貌，目的是讓觀眾得以欣賞一些近年上映機會不多的作品。節目的主打活動是一系列座談會，邀請了學者、影評人及電影人，分別從五個不同的角度——黃飛鴻傳奇、劇本的創作過程、新舊《蜀山》與電影特技、徐克在香港以外的活動，及其作品中貫注的美術效果與漫畫、卡通化的特性——研究徐克多元發展的電影事業。

徐克是香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他的作品不但有強烈的個人風格，還經常以創新手法突破類型框框及製作限制，多次領導香港電影進入新潮流。但任何電影工作者創作上的成就，都是個人與工業互動間的成就。徐克自一九七九年打入電影界，多年來一方面倚重電影工業機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戰其極限，而香港的電影工業也接受了他的挑戰，與他一起成長。

除了上述節目，資料館並將於年底出版專書，探討這位一代導演與香港電影工業的關係。專書的內容包括約三十位曾與徐克合作的影人的訪問精華，及特別邀請學者、影評人及電影工作者撰寫的文章，作者有影評人李焯桃、電影教授葉月瑜、音樂家黃霑、美術指導雷楚雄等，透過徐克的作品去論述香港電影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發展。

何思穎，影評人，高空飛行來回於香港及美國德克薩斯州兩地。現為資料館的特約編輯，負責出版徐克專書。



(右一至五, 右七) 許莎朗、林紀陶、黃百鳴、張同祖、周國忠和阮繼志參加《劍嘯江湖》座談會及參觀展覽時, 與署理館長唐詠詩合攝。



節目策劃羅卡(左)和傅慧儀(右)與黃百鳴攝於展覽廳前。



(左起) 羅卡、舒琪、何文龍和劉大木在《創意與翻新——徐克的劇本創作》座談會笑談徐克的創作能量。



(左起) 署理館長唐詠詩、何思穎和許莎朗。

自主世代 — 「得」與復「失」

馮美華

很高興有機會協助香港電影資料館尋究（搜尋和研究）香港早年至今的獨立影片和錄像（主要為短片）製作。根據透過訪問、文字記錄和我在行內多年的經驗而得出的初步研究，我把獨立影片的發展，以攝錄媒體和製作年代為主要準則，粗略歸納為數個階段。這個準則乃根據我現在的分析來界定，日後或有更改。分類如下：

- 第一代 — 六十年代以十六米厘菲林拍攝的創作先鋒。
- 第二代 — 七十年代以十六米厘和八米厘菲林拍攝的獨立製作人。
- 第三代 — 八十年代以八米厘菲林拍攝的製作人。
- 第四代 — 八十年代以影帶拍攝的製作人。
- 第五代 — 九十年代以影帶或菲林拍攝的製作人。
- 第六代 — 九十年代後期以數碼錄像拍攝的製作人。

我在八十年代開始較為關心獨立影片的製作和推廣事宜，所以不難找到第四代打後的作品，但在尋究頭三代的影片時，卻不是那麼容易，過程可說峰迴路轉，令人百感交集。追尋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敗，譬如有些製作人已移民外國，令我體會良多，深感電影資料館和製作人必須積極保存電影製作的重要。

六、七十年代先鋒

在搜尋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字，包括羅卡（劉耀權）、石琪（黃志強）、何藩、吳宇森、陳坤揚、吳承歡、趙德克、金炳興、林年同、方育平、張鍵、章國明、陳樂儀、唐基明、劉成漢、黃敬強等。頭三代是獨立短片發展的關鍵時期。當時的這些電影人都年輕、獨到、有深度和勇於嘗試。當中不少人已成為電影或電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可惜他們早期的作品，大部份已經散佚。

章國明，八米厘電影創作圈劃破長空的一顆流星。他共拍了九套短片，大部份是八米厘製作。保存下來的卻只有十六米厘的《齊齊來》（1975）。最惹爭議、最重要的八米厘製作《異世之所》和其他作品已無覓處。石琪的四套作品中，只能尋回一套。幸好保存下來那一套就是最著名的《死結》（1970）。《死結》由吳宇森編劇及監製，可是吳宇森自己執導的短片不是散佚了，就是無法修復。何藩學生時代的得獎作品《離》亦如是。找到了孫寶玲第一齣也是唯一一齣獨立製作《迷》，卻得而復「失」，因為短片已經破損至無法修復，不能放映。趙德克現時在巴黎當畫家，他的六套獨立製作全部不知所終。林年同和陳樂儀在浸會學院任教前的作品，金炳興的兩套十六米厘短片也無覓處。吳承歡的作品只能尋回《死火》（1978）和《拍蒼蠅》（1974）。何國道（即作家杜杜）三套自編自導的八米厘短片也找不到。

當然，尋找過程中也有令人興奮的時刻。例如尋獲雪美蓮的《迷宮》（1973）和《死亡

容易》(1975) 這兩套短片從來沒有在文字記錄中出現，若不是蔡甘銓告知，它們可能永遠被人遺忘。何藩的《習作之一》(1966)雖已受損，但總算能夠修復，縱有瑕疵卻無礙放映。劉成漢學生時期的三套作品，完好地保存下來。任國光的三套十六米厘短片也保存良好。羅卡的實驗電影《全線》(1969)和《乞食》(1970)也安然無恙。

總的來說，這時期的作品仍有很多未能尋回，當時共有百多名獨立製作人，他們的作品大部份是八米厘短片。跟十六和三十五米厘的影片相比，由於缺乏商業價值，八米厘的獨立製作近年在香港已買少見少。歐美的視覺藝術家、另類製作人、電影學院學生，卻視八米厘為獨特的美學媒介，樂於採用。

得失背後

搜尋資料之初，我跟現居於多倫多的著名影評人金炳興通了一次電話。我問及他的短片，他說全部散佚了。這些影片能否尋回，他毫不在乎。他認為那些製作只是他生命中的小部份，他會放眼將來，專注寫作。雖然他仍喜歡欣賞電影、評論電影，但電影不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那段日子，我聯絡不上多位製作人，又找不到他們的短片，心中充滿強烈的挫敗感。聽過金炳興的一席話，感到好過一點。對無心、疏忽引起的損失，或許應該以一種較哲學的態度去面對。遍尋不獲一套電影，我會感到挫敗。找到一套拷貝壞得不能復修的影片，會百感交集。找到一套保存得不俗又沒有損壞，或只有輕微損壞的影片，我便會很高興。

當然，香港電影資料館不能事事以這種哲學態度面對這些文化遺產。獨立電影/錄像製作在香港電影藝術和工業中佔有重要位置。電影資料館未來應該怎樣？或許應該更積極、更努力地向獨立電影/錄像製作人宣傳保存電影作品的重要性。把作品存放在館中精心設計的地方，方便市民研究電影文化，刺激他們的創作力，並培養他們欣賞以前的或是日後的另類獨立影片/錄像的興趣。

最後，獨立影片/錄像製作人也應主動把作品交給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藏，確保影片得到妥善保存。原因很簡單，在香港這個小地方，私人儲存影片、影帶，無論技術上還是資源上都是不切實際的。我親眼目睹不少影片/影帶因為保存不當以致變壞或發霉等等。有些影片即使找到也無法放映，形同虛設。香港電影資料館對影片捐贈早已定下指引。但在保存和放映方面，仍然需要跟獨立影片/錄像製作人進一步商討，以解除好些製作人的疑慮。以我的親身體驗，有些製作人很願意把作品捐給電影資料館，但有些卻很擔心作品交給資料館後的使用權誰屬等問題。

身為這次節目的籌辦人兼獨立影片/錄像的擁護者，我衷心希望：能真真正正尋獲所有作品——找到能保持上佳的放映質素的影片。（翻譯：鄭展儀）

馮美華為資深獨立電影及錄像製作人，並策劃及籌辦有關藝術教育、文化研究方面的活動，獲委約籌備本館的「自主世代」節目。



一個知識份子的「情慾」之旅(何藩
《習作之一》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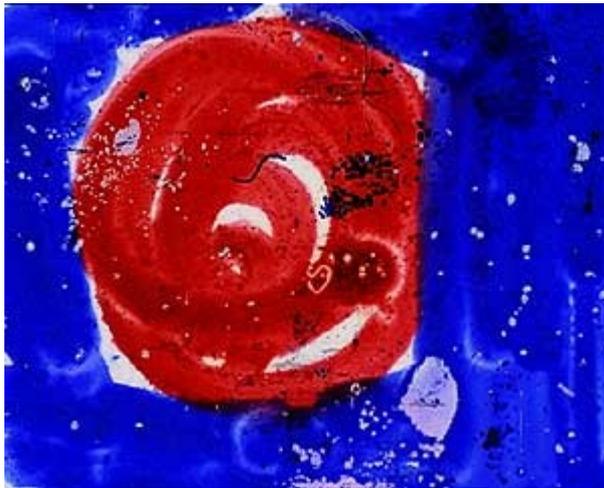
羅卡的《全線》(1969)「一鏡直落」



充滿表現主義線條的《追》(劉成漢
/1970) 由蔡繼光主演



影像流麗而超現實的《迷宮》(雪美蓮/1973)



實驗先鋒鮑靄倫以「畫」入菲林的《視覺之旅》(1980)



任國光情感細緻地描劃從事教育工作的父母親(《誠》第一集/1981)



盧子英的單格動畫創作《自殺都市》
(1991)



銀幕左方 Screen Left

黃愛玲 研究主任

去年初夏，資料館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第一冊「南來香港」。今年秋分，我們將出版口述歷史叢書的第二冊「銀幕左方」。此書承接着上一冊的脈絡，整理了九位資深影人的訪問，包括曾為中國有聲電影拓荒的陸元亮、五十年代初被香港政府以莫須有罪名驅逐出境的舒適、能演能編能導的鮑方、由江南小城翩然降落東方之珠的韋偉、「長城」大公主夏夢、藝途坎坷的編劇朱克、擅拍喜劇的胡小峰、著名攝影師羅君雄和「鳳凰」當家花旦朱虹。此外，我們亦附錄了沈鑒治於九七年在《信報》連載的「舊影話」，文中對幾被歷史遺忘的名製片家兼編導袁仰安有頗多記述，袁先生已作古人，沈鑒治的文章可起補遺作用。

因緣際會，上述前輩影人都於五十年代參加了當年有左派背景的「長城」或「鳳凰」公司，也因而被標籤為「左派影人」。不少香港人聞「左」色變，卻忘記了在歷史的大洪流中，左的思潮曾經寄託了那一代人對家國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與憧憬。當年，他們及其他同輩影人以他們的修養、熱情和風采，豐富了我們的影像世界；今天，他們坦然面對過去，並對歷史作出了深刻和誠摯的反省。感謝他們。

按：相關的放映節目及展覽將於「銀幕左方」十一月出版時舉行。



自長城總經理袁仰安(左)慧眼識賞，為她取藝名夏夢(右)，大公主由是誕生。



鮑方(左)與韋偉(右)合演《寂寞的心》(總導演朱石麟/1956)

新增藏品

由籌劃辦事處走到今天的八年間，資料館跟好些電影資料收藏家和電影機構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係。

香港影業協會不遺餘力地推動本地電影事業，是次已是影協第四度捐出他們收集的電影資料，這批合共四百三十張由九六至九八年公映的電影海報，大大豐富了資料館的館藏。

鄭發明先生對香港電影的那份執着實在令人歎服。他除了捐出自己的部份珍藏，更當起本館的「推銷員」來。當聞說趙雷的兒子王喬治，打算把一批趙雷的劇照和生活照贈予台灣電影研究工作者時，他馬上說服王先生先把這批照片交給本館複印、保存，裨益香港的電影研究工作。

「舊雨」要維持，「新知」待發掘。自開館以來，資料館經常邀請電影前輩與影片公司高層到來參觀館內各項設施，磋商合作。國際巨星成龍大哥於六月借用本館的電影院拍攝短片時，順道參觀資料館的設施，爾後大哥來函說：「當日參觀資料館的設備，資料的充裕，實在令我感到驚訝.....我決定送上兩套珍藏電影集.....還有一個『醉拳』公仔，壹號當然給自己收藏，貳號則給資料館.....」，以表支持。

關係的建立也可以由其他範疇的工作延伸而來。剪接師麥子善接受本館的「口述歷史計劃」訪問，為我們的徐克專題展覽提供珍貴資料。這次接觸令本館的儲存庫添了一批電影海報，有些更有各明星的親筆簽名。電影研究員添楊斯到本館搜集電影資料之餘，捐出多年前在摩羅街買下的《雷雨》(1957)中英文對白本，把自己的藏品公諸同好！

（文：任艷蘭）

捐贈者芳名(6 - 7.2001)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

香港影業協會

香港藝術中心

珠城錄像有限公司

華藝錄影製作公司

Nicetop Independent Ltd

白雪仙女士

任國光先生

成龍先生

何永祥先生

吳志芬女士

阮紫瑩女士

依依女士

孫寶玲女士

泰迪羅賓先生

陳慧珊女士

麥子善先生

傅葆石先生

馮惠芬女士

莫仲輝先生

黃國兆先生

黃敏聰女士

梁海雲先生

趙沐恩女士

蒲錦洪先生

盧兆璋女士

謝柏強先生

鄭耀榮先生

羅卡先生

蘇芷瑩女士

Mr Tim Youngs



定期在資料館一樓大堂展出的新增藏品。



大哥捐贈的醉拳公仔。



剪接師麥子善捐出的簽名電影海報。



舊劇照令成龍回憶起當年拍片的點滴。



演員趙雷

動態

京劇講座

六月中，與《京戲：影劇相輝》配合舉行的四節講座，請來劉洵、任鳳坡、胡學禮、王威良、安雲武和蕭潤增暢談京劇藝術。電影的確將京劇大師馬連良、周信芳等的造詣流傳了下來，但將京劇拍成電影的過程面對不少挑戰，如何在京劇的虛與電影的實之間取得平衡，在電影靈活的鏡頭調度下，讓觀眾可透過電影來欣賞京劇的做手和節奏，這些都教名導演岑範和崔嵬等費了不少心思。

《回到夢工場》展覽

為配合《回到夢工場》電視節目系列，香港電台六月在本館展覽廳舉辦《回到夢工場》人物剪影展覽。大會向享譽影壇的前輩如曹達華、錢似鶯、童月娟、周曼華和王丹鳳等廣發英雄帖，在開幕酒會致送紀念品予各位前輩們，向他們多年來對香港影壇的貢獻致敬。

《香港國際影視展》

為推動香港影視製作出口，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五屆《香港國際影視展》，已於六月底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吸引約 130 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視機構於會場內設立攤位，規模乃歷屆之冠。本館也在場內放置展板，呼籲各界慷慨捐贈藏品，為「補存」香港電影文化努力。

學生考察計劃

七、八月間，一些學界的朋友先後到訪資料館。由香港大學通識教育舉辦的「考察計劃」，安排來自港大、北京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學子前來參觀，並由本館的節目策劃羅卡先生講課，透過舊電影，向年輕人介紹香港早年的生活面貌。

《東方電影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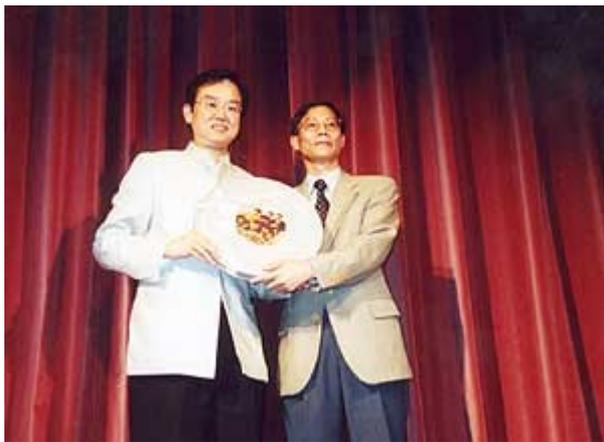
東方電影公司乘創業十周年之慶，特別選出七部作品送予資料館保存，計有《家有囍事》（1992）、《白髮魔女傳》（1993）和《半生緣》（1997）等。本館因此特別在八月中舉辦《東方電影周》，打頭炮的是經典賀歲喜劇《家有囍事》，黃百鳴先生與本片導演高志森先生親臨觀影，並於完場後與影迷分享本片的拍攝經驗。



(右起)京劇名師任鳳坡先生、劉洵先生和本館研究主任黃愛玲小姐。



《回到夢工場》開幕酒會中向眾多影圈前輩致敬。(中排左一至五、七、八十)林蛟、何鹿影、黎萱、王丹鳳、馮琳、錢似鶯、袁萍、盧兆璋；(後排左六起)周曼華、陳蝶衣、曹達華、蕭芳芳和朱克。



東方電影公司的黃百鳴先生(左)送贈影片拷貝予資料館，由康文署的羅德星總經理代表接受。